

“平安歙县杯”

第四届副刊好头条征文

●安徽法治报社 主办

●歙县县委政法委员会 协办

●歙县法学会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父母在外打拼若干年后，带着四个儿女回到老家桐城，母亲安排在城关北街小学当语文老师，学校分给母亲两间房子，门前有两棵广玉兰树。

这两棵广玉兰树恰似一对孪生姐妹，树高约二十多米，树围两人合抱，这么大的广玉兰树确实不多见。硕大魁梧的身軀彰显着它们不凡的年龄，掩盖不住它们显赫的身份和古老的传说。

树下往南十来步，便是清代名臣姚元之旧馆。姚元之，嘉庆十年进士，官至左都御史、内阁学士，二品官，相当于现在的国家监委主任。姚元之旧馆的前身为姚氏“咏园”，分前院、后院。据史料记载，“在后院的北面，有姚氏手植玉兰两株，现仍枝干挺拔参天，绿叶葱茏”。

这两棵广玉兰树已有三百多岁了，还是历史名人种下的文物级名树，当时我们一点都不

近处也风景

□胡子

小区东边紧隔壁是所小学，站在阳台上，学校尽收眼底。闺女就在那上学，这么近，来回也得接送，我总说伸伸手都能到的地方，还得绕一圈才能进去，太麻烦。

这没办法，到处是围墙，各自都把地盘框起来好像才踏实。没办法，这么几步路，我也不放心闺女独自上下学，自己没办法接送，就只好找个小区里的托管班负责，求个心安。

孩子的成绩却没法让我心安，只要不说学习，啥都玩得开，弄得转。一到学习，就不上心，还老说要是不上学该多好。

孩子啥都好，就这一点不好。我就不得不绞尽脑汁各种哄，只想她多学点，经常想能否有种科技，直接把知识塞进去，这样孩子省事我更省心。

孩子的成长就是不让父母省心，操不完的心办不完的事，孩子还不念好，总嫌我们啰唆。有时看她一副天不怕地不怕样，我一肚子怨气，恨不得上去抡两巴掌，她还无所谓，笑呵呵的，下不去手，真是气不打一处来，还没辙。

拿她没辙也得想辙啊，不管咋的，学得上呢，生搬硬套也得把课本装进肚里，不求前几名可也别后几名啊。满足这要求对她来说似乎不难，不慌不忙玩中学，倒轻松对付过去了。

这倒还好，她满意了，更可以理直气壮要求刷会手机，玩玩抖音看看电视，沙发上一躺，小零食一吃，把她美得没人样了，喊几遍叫起个身，那比登天还难。非要把人逼急才算，结果就是在一通呵斥中极不情愿地挪挪屁股，一转眼，又是刚才那德行，管不住也没法管。

我是管不了，但有人能治她。只要一说老师，老实得可怜巴巴。老师哼一声都比我们苦口婆心管用，真是一物降一物。可好不一会，作业写完了，又是爱谁谁那损样。

她妈有时就受不了这，老觉得她这样一天天不好好学习根本不行，于是各种威逼利诱，开始还有点效果，她写下保证书，贴上誓言词，貌似从此改头换面重新做人，与手机byebye，与一切学习无关的隔离，自觉地在小屋子里抄抄写写，读读念念。家里天地祥和安乐得我都不习惯。

可没好几天，她说闭关修行要出山了。我问：“就这几天都学好了？”她说：“是啊，老师教的我都会了，不信你考我呗。”

我不信邪，抽查了几科，还真是那么回事，考不了一百但八九十差不多。

我就又没办法了，只能让她该看手机玩玩。玩没问题，但苦口婆心威逼利诱她要坚持多看课外书，哪怕是小说，最好是散文诗歌，不求别的，见人不懂人中不闹的人文素养得要有。作为家长，这要求高吗？

学校就在旁边，她咋总离学习那么远呢？

不着急啊

□王碧君

一天早上，起迟了，连五分钟快手早餐，煎个手抓饼都来不及做，然后不停地催促着孩子快点洗澡，赶紧换鞋，飞速出门。

学校食堂将近十二点才能吃午饭，不吃早餐坐教室一上午会很饿，于是，在小区门口南边一家早餐店，把车子停在路边，百米冲刺般奔向早餐店，那么两步路，清晨有雾，视线也不好，差点与一辆急速而来的电动车撞上了。

吓一大跳，心有余悸，脚下却没停步，拉开早餐店的大门就朝里面喊，来个小笼包，一杯豆浆，打包，麻烦快点，孩子上学要迟到了。

店主是位五十多岁精瘦的男人，动作麻利，快速帮我打包好了。我接过早餐，他边帮我拉开店门边说，慢一点，不着急啊！

我脚步顿了一下，突然像是被雷劈了一样定在那里，不知怎的，着急慌乱的心瞬间就安定了下来，可能太久太久没有人跟我说，让我慢一点不着急了，每天为了自己的业绩、孩子的成绩疲于奔命，冲冲冲，卷卷卷，陀螺似地不停转呀转，仿佛睡梦中，都不曾停下来过。

我扭头跟他郑重地说了句谢谢，然后走回车旁，而没有跑。启动车子时，我问女儿，你平时是不是被妈妈催得很烦？她说，也不是烦，就是有点心慌有点赶，感觉被你推着跑，这一件事没做完，你下一个指令又到了，就像在学校里，手里的试卷还没写完，老师又发了新的，但我知道你们都是为我好。我满怀愧疚地说，那妈妈以后，尽量不催你了好吗？我们都慢一点，不着急。

女儿果断拒绝，那不行呀，迟到了要扣分的，还是催着点吧！我竟无言以对。有句励志的话说，每天叫醒我们的不是闹钟，而是梦想。但我们的梦想又是什么呢？就是拿高分吗？或许还有另外一种答案，让我慢慢想，不着急啊。



知晓，有点“拿豆包不当干粮”，稀里糊涂地在这棵名树下生活了十多年。

当时北街小学算得上是园林式的校园，环境优雅，风景秀丽，有人工堆垒的怪石假山，假山旁立有“竹叶亭”；有川流不息的桐溪潺潺水潺潺流过，满边有翠绿翠绿的竹林；有古朴典雅的明清建筑，还有盛开半年之久的广玉兰花。

别看这两棵广玉兰树年事已高，至今仍枝繁叶茂，生机盎然。每当春风拂过，一朵朵青绿色的花苞布满枝头，随后花苞的颜色慢慢变白，一朵朵洁白的广玉兰也羞答答地绽放开来，如蓝边碗大，一股股沁人心脾的淡淡清香飘满整个校园。“净若清荷尘不染，色如白云美若仙。微风轻拂香四溢，亭亭玉立倚栏杆”。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随着秋风萧瑟，广玉兰花瓣慢慢变黄，自然谢幕，飘逸垂落，树下一地金黄。花瓣的离去，让花心悲恸欲绝，渐渐枯竭，和枯黄的树叶一起，纷纷悄然落下。

每当这个季节，我们常在树下拾广玉兰花心和树叶，这是上等的柴火。花心落在地上，外形类似“手榴弹”。那时候家里生煤炉子，点燃十来个“手榴弹”便可引燃煤球。广玉兰树叶皮厚质硬，烧起来叭叭作响，火势旺盛，比一般树叶禁烧。

在广玉兰树下，我们曾捉过迷藏，斗过蚰蚘，打过弹子，玩过画片；我们曾爬过柴，抬过水，逮过鸟，纳过凉。在广玉兰树下，我们背着书包上学，背起行囊下乡，手捧入学通知书走进高校，身着崭新的军装来到边疆，广玉兰树下演绎着多少悲欢离合的人间故事。



安宁

林有无 摄

人生与度

□韦德昭

人生在世，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学习、感悟和运用各种“度”的过程。

度，《现代汉语词典》中的释义有多条，在这里是分寸、程度和限度的意思。世间万事万物皆有度，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可以这么说，社会、科技的不断进步，无一不是人们对各种“度”的不断探索的结果。

我们吃喝拉撒睡、喜怒哀乐愁等，个中有度，自不待言。就连那些一向标榜应为我们行为圭臬的所谓的常理，譬如“生命在于运动”“刻苦学习”“勤奋工作”“实话实说”等等，也都蕴含着“度”的哲理。运动太过，效果会适得其反；学习和工作，如果你总是奋不顾身，健康就会远你而去；实话真话有时不能全说，有时还应该说些善意的谎言。

红尘之中，我们要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自身的底色固然应该“与人为善，待人以诚”，但也不能喝“鸡汤”太多，“善和诚”付出无度。我们不能为了给别人撑伞，把自己淋得一场糊涂。关键是，有的人明明知道你的衣服已经湿透，却心安理得毫不介意，如果你哪怕仅仅是将伞稍稍向自己的一侧移了一移，他就能立马翻脸，说你不够善良太自私。当然，“诚”也要因人设“度”，要根据对方的

收到高健老师新著《微型小说的叙述艺术》一书，是周六傍晚，一同收到的还有高老师的一本诗集，以及收录我一篇作品的《中国微型小说精选·薄荷的邀请》中英双语版样书。说实话，为稻粱谋，平日里阅读的时间并不宽裕，而这本书到来的时间点刚刚好——这个周末不忙，几乎一整天都沉浸在这本微型小说理论著作中了。

说来惭愧，我自2012年复笔业余写点东西，初始一头扎在散文随笔以及地域方搜集整理上。至2019年，开始尝试小说写作。和许多文学爱好者一样，先从微型小说这一体裁起步涂鸦。幸运的是，这期间，一部分稿件先后见诸报刊以及在征文赛中获得名次。随着时间推移，写的微型小说稿子多起来，一些困惑也随之而来，譬如微型小说写作技巧的拓展和创新，题材汲取度单薄之瓶颈突破，微型小说理论聚焦方向把握等等。所以，随着这本新作到来，即刻浏览的心情可想而知。

打开《微型小说的叙述艺术》一书，细细阅读发现，高老师早在我提笔写微型小说之前，就以敏锐的眼光对微型小说创作队伍及作品热度大增现象，进行着冷静的观察与思考；就以独特的视角在为微型小说写作方法及理论研究进行素材储备与探索。在这本书

人品及“三观”与己相合的程度而定。倘若你不管什么人，都是坦诚相待，倾心相交，甚而没有边界感，最终势必会伤痕累累，空留满腹悔恨……

奇妙的是，“度”除了一些普遍性的原理似乎遵循着数学上0.618的黄金分割率（本身就是个无理数），亦即接近俗称的三七开外，不同的个体是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的，有的还相差甚远，而且同一个个体也会因时因势等，“度”有所不同。就拿喝酒来说，世人皆知“小酌怡情，微醺恰好，大酌伤身”，可这里的“小”“微”“大”是因时而异的。即便是同一个人，其酒量的大小，也是跟年龄、情绪和身体状况等因素息息相关的。

是故，古人云“凡事有分寸，熟不逾矩，行有所止，言有所界”“太强必折，太张必缺”“福不可享尽，让三分给他人；利不可占尽，留三分给他人；功不可贪尽，分三分给他人”……那些闪烁着先贤智慧光芒的成语，如进退有度、不亢不卑、

知足常乐、适可而止等等，以及国家的法律，现代人所提倡的底线思维等的概念，讲的也都是“度”的问题。

这世上，有人活得风光亮丽，一路顺风顺水，甚至深受世人爱戴，有人活得遭人嫌讨厌，总是四处碰壁，频遭磨难，刨去诸如家庭背景、生活艰难等一些人所共知的可能的客观因素，大概率都是因为对“度”的认知和把握的不同。能否准确把握好各种“度”，是一个是否真正成熟的重要标志。人们往往会用“不识数”，或“不懂人情世故”，或“没教养”等，给某人在某些方面对“度”的无知，或认知的肤浅，或运用的失当，在心里暗暗地贴上标签。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才能做到“真正成熟”呢？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那就要靠你从小开始，凡事多学多问，多用心慢慢参悟了。只是由于这“学问”实在太深邃，你须多经历些磨炼，多受些教训。

人生最可悲的是到老仍不懂“度”，还自以为是，死不悔改，总是在一个又一个坑里连续跌倒；人生最潇洒的是年轻时就很熟“度”，处人做事心中始终有度，还能牢牢守住自己的度，包括欲望之度。

究微型型开新篇——读高健《微型小说的叙述艺术》

□张穹

情节波折起伏、讲究事件“偶然与果然、突然与必然”呼应等方面，言语表达上一般也都力求简洁易懂。但严格来说，微型小说是从短篇小说分支出来的小说作品，自然要偏重作品的文学内涵，情节设计可以是偏离“因为”的所以，也可以是无法或不能接近“所以”的因为，文字运用同样要更好地体现文学作品的张力。

高健老师负责着中国微型小说学会组织事务，同时也是《故事会》杂志副主编，对这个问题，他会阐述出怎样的观点？带着好奇，我特意留心读了这本书中此类章节的表述。果然，这本书的首篇文章“如何讲故事——微型小说的叙事艺术”就提到了这个话题。高老师说，《故事会》杂志曾总结了优秀作品六个特点：新、奇、情、巧、趣、智。基于故事与小说的天然联系——一个是口头叙事文学，一个是书面叙事文学，这六个字同样可以

用于审视微型小说。其后，高老师还就微型小说的“留白与跳跃、陡转与意外、含蓄与隽永”进行了细微严谨的逐条解读。

通观全书，高老师著作中对当下微型小说生存形态及创作现状中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没有避开，而是给予深深关切，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如在“下编：微型小说叙述艺术的实践与经验”中，他这样表达：微型小说本体“自我”感觉良好，微型小说之外“他者”认为未必。这是微型小说不得不面临的生存现状……微型小说创作的热闹与学术研究的冷清存在着反差；微型小说的文体价值，与官方层面对微型小说的文体认同存在着落差；微型小说的发展现状，与大众层面对微型小说的认知存在着偏差。因此，从上述问题区域出发，重构微型小说视域内外的叙述艺术舆论场十分必要……

我想，这一定是高老师此本新著所要表达的主旨之一。